

8

陳存仁編校

皇漢醫學叢書

後藤省仲介著

傷風約言

世界書局印行

傷風約言提要

本書爲後藤省仲介氏所著。就其心得。輯爲八章。首論風本於氣。氣動爲風。風靜則仍爲氣。猶波靜則仍爲水。風爲大氣激發之假名。四時外傷之前驅。包羅傷寒中風溫熱瘟疫六氣諸證。而定傷風之名義。次論人身全體。表裏上下左右前後。皆爲一氣所貫。血液所運。風之傷人。則由虛襲。而爲六經之辨解。再論傷風證候。輕重不一。辨三證。列緩急。總括淺深閉脫。分別治例。而爲傷風之大意。末附脈之數與不數。以斷病之進退變化。言簡理顯。誠不背約言之旨也。

傷風約言序

大凡醫法。在邇在易。而求諸遠與難者。皆素靈人十一難。有以羈縻之。而終不能使其出頭焉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豈唯一朝一夕之故也哉。是以近代四方諸生。未醫之前。先學運氣六經。而其已還鄉爲醫之後。至於診察病證。辨識藥石。則向之運氣六經。遂爲無用贅言。譬如市中處女。未嫁之前。先習箏與三絃。而其已結帨爲嫁之後。至於料理家務。計算穀金。則向之箏與三絃。遂爲無益閒物。何者。張機亦不知其假名託言之爲書。遵守之。珍藏之。以唱陰陽六經之說。惜哉。功罪相等。淄澑相混。未免通此而礙彼之陋弊也。晉王叔和撰次。宋成無已始註。其書一出而後。至於今日。天下悵悵然。莫之能折衷。是故方有執喻昌程應旄張思聰張璐輩。又互論註脚。欲務上於人。回護調停。多屬剩語。况其他涉龐雜者乎。承平百年。文化不闡。閩商吳舶。競輸異典。雖然。學之不明。術之不精。皆坐吾人入耳出口。未嘗徵諸其身故耳。嗚呼。養老慈幼之家。欲爲良手乎。欲爲庸工乎。不可不自辨其志焉。方今雖有世務相妨。亦須破冗日相規切。洗垢摩鉢。以來新知。然則臨疾處方。才略機發。各適其可。固不待言。此可以推類。而通其餘矣。竊又謂苦口丁寧。不止張機。而諸子百家。其勞亦鉅焉。則似乎未

可全擯任之也。每就日用醫事之實。稽之于古。以取其則。敢加鄙見。著爲一書。題曰傷風約言。雖使數十其卷帙。數萬其紙葉。傷風變狀。豈能盡哉。斯書言簡。不用文采。亦將懷挾隨身。以防不虞也耳。予也不肖。日侍親闈。口授面命。僅了大義。若一二同志。不以予言爲迂。則庶乎向之所求。不遠不難。或有造端進步處也。請其過約而不盡義者。則指摘疵評。明者審焉。

享保壬子正月八日椿菴後藤省仲介甫書

凡例

一、是書屬草。固非定說。今姑命諸剖劂氏者。動以繕本失真故耳。若予後來有所發明。則又何惜毀版乎。所謂方法不在此限。稍覆一簣。切告同志。然病家須要擇侍養看守者爲第一義。而醫療則多落乎第二義也。何者。食衣灸藥進退有節。是以看病矜式。亦於大意治例中可概見矣。一、治例後謂一方者。卽自制藥方也。常用施人。每每奏效。然方本不足。尚且恃焉。苟非有活法以處之。則方終無日於相中也。故張機方中。僅擇其善者。而予亦舉一二方。但顧類推。何如爾。臨事制宜。皆存乎其人矣。一篇中所舉藥下。謂大圓匕。中圓匕。小圓匕者。古來量法多難遵用。故吾門始以銀鍮造匕三等。其式古之方寸匕上。更加方寸四片圍成方匕。有嘴屬柄。如孫思邈稱藥升者。後或圓圍平底。闊上窄下同。其入實命之曰大圓匕。其半者曰中圓匕。又其半者曰小圓匕。用是抄藥。持柄微動。令上平調如施斗格。乃知某匕容某藥幾錢。某藥幾分。而後得合劑。各藥不差銖分也。此邦醫家。常用木葉樣匕者。似便不便。容受難定。畢竟吾門。造用圓匕者。人間事冗。不煩等子耳。然若其微者。非用等子。則不盡善矣。

一、大略四五錢藥。用水二合。煮取一合爲率。陶匠所作藥盞。有大小無定準。此方今幸有升合者從之可也。且藥一品。單方之外。或四五品。或七八品。併力奏効。全係才能。然湯味亦不適口。則頗失和羹之意。惟要服藥者。不惡味氣之偏耳。又諸藥煎時。不假布囊。先傾一劑之藥。投之。滾湯罐中。煎了如法。紗濾去渣。直取清汁。令頓服之。日夜隨證。盡三五劑。至其分溫。再服三服。則但恐性味耗散。不堪爲用。實與茶湯氣味過時。損脫而不美者一般。是以予猶不貴張機再煎之法。而况今之頭煎貳煎。沿習成俗者乎。殊不知頭煎貳煎之法。本肇於孫思邈。爲貧家而設焉。醫人徇俗。吁亦愚矣。夫人偶有嗜丸散湯藥者。或傷風。中暑。煩渴引飲。及徽瘡。疳瘡。便毒。膿淋。結毒等病。當時腸胃充裕無恙。則大劑湯汁。雖至濃稠。而分溫久服多飲。亦不忌焉。若夫有癰癥蛔蟲者。動致胸滿不食之患。雖使劑重水多。亦至其分溫數服者。則不如劑輕水少。而頓服之。氣味有力。且病人口腹之易消受也。然則藥水多少。宜從其病。醫人不分輕重。妄以大劑爲事。必有牛刀割雞。長殳刈薺之弊。况平務投小劑稀湯。欲治劇險危篤之證者。則皆吾門所可戒慎也。

一、方書言傷風寒。則脈亦有陰陽運氣分配等說也。故予嘗著脈論。言其梗概。今復校勘。以備搜覽。

傷風約言目次

傷風名義	一
六經辨解	四
傷風大意	六
淺證治例	一
深證治例	二
閉證治例	四
脫證治例	五
脈論	八
	一〇

傷風約言

後藤省仲介 著

傷風名義

風本氣也。靜則氣。動則風。亦猶靜則水。動則波。此氣分之。則一陰一陽也。而風之爲陰爲陽。亦彰彰然。皆可以不言而喻焉。豈非與天地日月相終始者哉。其使人爲病也。上下内外。無所不至。故素問云。風爲百病之始也。爾後醫人崇信奉承。以冠於方書。辨證之首。而坊間嬰兒。不知其語之欠瑩。亦能膾炙於口矣。畢竟風者。大氣激發之假名。而四時外傷之前驅耳。今推其風之爲風者。自是風中有寒。而寒卽風之帥也。審辨深義。以徵予言之非妄矣。原夫夏之流輝也。炎炎赫赫。沙煎草焦。矮屋湫隘。如坐餉籠。人皆將裸袒而解悞焉。當是之時。執扇持翫。左颺右揮。要有其風之透衣。而少去鬱蒸之氣耳。而况消暑滌煩。戰葉鳴條。微微拂拂。自天上来者乎。唐殿可以聯句。陶窗足以高臥。是雖此熱之甚。而得風頻冷。頻憩。則果非寒而何。若乃冬之猛威也。凜凜冽冽。雪深冰堅。熊席狐裘。如着鐵石。人皆將密沉而擁爐焉。當是之時。塞牖下帷。重衾溫食。惟懼其風之過隙。而多負晝光之暄耳。而况呼地號天。飛礮揚塵。黯黯剪剪。自雲邊發者乎。武卒

可以墮指。壯士足以悲吟。是雖此寒之甚。而得風愈嚴愈肅。則果非寒而何。嗚呼。風寒之戕人也。其害固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善哉。張機猶似以輕重分風寒。故首條揭出中風傷寒。而其於取裁陰陽營衛三焦等。尤爲可惜焉。至晉王叔和。亦謂傷寒之病。從風寒得之。其後戴思恭徐汝元皆總謂之傷風寒。然可指風爲寒。而不可寒爲風矣。以予觀之。非時傷風呼爲傷寒。則與冬時名中寒者。醫家所謂正傷寒也。相混而呼中風。亦與辨證誤爲中風者相紊也。或謂熱病。素問寒疫。張機傷寒論。橫病。孫思邈千金方。疔病。陳無擇三因方。霜露之疾。屠隆文苑。此等命目。猶未穩焉。而况於傷寒上加正字。或類字。亦豈異於頭上安頭乎。吾門通以傷風稱之。實未敢必其當否矣。蓋嘗思之。風者。四時常有之物。而不可獨以春及肝木爲之分配焉。春夏秋冬之間。動生凶邪滯氣。而使其流行。擣虛者。則唯風勢也已。凡人感召之初。不必以疫呼之。由病致死。病氣死氣滿於一室。無隙可避。沿門闔境。互釀之氣。上攬蒼天清淨之氣。下敗水土。物產之氣。人在其中。親上親下。長幼傳染相似。謂之天行時疫。或云天行時氣。卽是傷風中之一證也。如素問所謂歲氣之說。及虞博固執少陽陽明爲因者。瑣屑支離。終無認真。此邦醫家。以其輕者名時疫。重者名傷寒。病家亦從此言。不可不改正焉。天疫之來。自古有之。故周禮方相氏。儻以逐疫。而孔夫子朝服。亦不得已也。夫人受疫。素無定體。必有表裏上下之差。其邪

之流脈。自似有小大者。大邪中強人。則重而易治。大邪中虛人。則急而難治。小邪中強人。則輕而易治。小邪中虛人。則緩而難治。若豆瘡者。雖一奇邪。亦當假風。況平痢疾。痄腮。麻疹。水痘等病。皆屬外邪。而其實在風中矣。蓋疫名分類繁文無要。古今華人。滔滔皆是。約而言之。則不出于瘍疫腫

疫之一二也。

朱肱謂之晚發傷寒非也

至春爲溫病。至夏爲暑病。

全

是紙上空談。決非實詣。其誤肇

於素問。而與王海藏謂新邪喚出舊邪者一般。若其寒毒延至秋冬。則變生何病。何證乎。予未能預定其病機矣。既而有沽名網利者。曰某年某月。當患某病。某重而死。某輕而愈。湯藥一得。偶中飾言要譽。昧者稱奇。妄誕欺人。此良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。又人十一難。以溫暑嵌在平傷寒有五之中。而沿習至今。回護分疏。俗諺所謂一盲引衆盲。吁。遂無不與之俱陷溺者鮮矣。近世稱瘟病者。本就溫字。或省水旁。从广曰瘡。轉爲疫病之義。故有大頭瘡。蝦蟆瘡。瓜癰瘡。疙瘩瘡。絞腸瘡。軟脚瘡等證。

詳見于喻昌尙論篇。又陳言云。獄溫傷溫。基溫廟溫社溫山溫海溫家溫寵溫歲溫天溫地溫等名。愈多愈亂。竟無要領。皆杜撰之謬言。而未切認其因也耳。

雖其立名異狀。而要之本

惟邪風耳。所謂溫病。亦春月之傷風。而醫籍別立瘟疫一門非也。若孫允賢合而論之。先得我心之同然。又中暑者。煩悶卒倒。及自汗口熱。神思倦怠等證。即中熱也。史云渴是也。仍爲中寒相對之名。而於風濕毫無與焉。

若夏暑冬寒犯之必中。不犯不中。譬猶火水犯之。必得焚溺。皆以非邪氣而爲本時之令也。張機所謂中暑。皆是夏月傷風濕之證。而渾與張潔古李杲輩之見委擇哉。又富貴安逸之人。外苦炎燠。內啖生冷。多見怕熱。腹痛吐瀉霍亂等症。均是謂之中暑。然其因不一。尚有兼證。則非真中暑也。况有吳括蒼所謂冬天傷暑者乎。凡自溫至熱。自涼至寒。自是春夏秋冬之序。於其溫熱涼寒之外。天常有陽熱。地常有陰寒。人皆居地。而不居天。則雖夏月亦當有寒濕之患。何獨於四季十日始見中濕者耶。是以傷風中。或有帶山嵐瘴氣者。或有被雨露水濕者。或有野狐精物。亦乘虛以憑者。雖然病名概之舉風之一字者。則以其從外入內。莫有專於此者也。由是考之。邪氣所中。己亦不知暗襲潛侵。若有若無。而後隨見表裏諸證之類。今之風疫。比比而有然。則初起無灑淅惡寒者。四時通稱傷寒。恐不免當。故吾門姑以擬名傷風。學者宜再思之。

六經辨解

一元氣之在全軀也。表裏上下。璇璇輪轉。其保續之者。即水穀是也。水穀入胃。元氣併力。腐熟之。熏蒸之。而其氣之淳精華滋者。無處不到。到於血分。則赤變以生養其血。到於液分。則白變以生養其液。皮肉筋骨。亦能一本。而陰陽之道。行於其間。此乃生生自然之天則也。原夫背部爲陽。腹部

爲陰。古今雷同之說。未嘗有悛改者也。以予觀之。則其所取象似相違矣。夫人南面而立。則東西南可見。而北獨不可見。取之一身。則左右前可見。而後獨不可見。是豈非腹部爲陽。背部爲陰之明驗乎。且人之一身。總而言之。則左右前後一氣貫之。而血液相與活潑運行。其所動者爲陽。故耳目口鼻必開於前。胸腹肉薄。近於胃府。而蒸騰之氣輸也強矣。譬諸春之相生也。雖一草一木。抽萃甲叶花蕊。多自南以及北。是老子所謂萬物之抱陽也。其所靜者爲陰。故脊膂肩胛必峙於後。背腰肉厚。遠於胃府。而蒸騰之氣輸也弱矣。譬諸冬之相賊也。雖高山深林。隕霜雪。改柯葉。多自北以及南。是老子所謂萬物之負陰也。故語云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非但老子之言。雖出揚墨之口。若其言之善者。則猶可取焉耳。大凡背者。表氣易虛。則初當觸風寒也。而何爲陽之部位耶。腹者。表氣難虛。則初當逸風寒也。而何爲陰之部位耶。若夫一切山精水怪。陰分爲之揚氣。起先入之事。而腹背手足表氣不充。則風寒乘虛襲入者。此其必然也。於是乎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。手足十二經等說。附之好運氣數學者。而旁塗捷歧。不可惑矣。何者。四象配四時則可言。而配五藏則不足。故言六氣。水卽太陰。而謂之太陽寒水。火卽太陽。而謂之少陰君火。木未厥陰。

金何陽明。加之任督二脈。奇經六脈等名。迂怪虛談。愈出愈亂。全非實際。得力之論。而無益乎醫事者也。畢竟人身一經絡耳。其中大經小絡。條理秩然。而上下內外左右支別。殆不異乎老絲瓜之纏紐如織者也。固無陰陽易位。府藏倒置之理。則不可每經有始終根結而止矣。故風寒一日受之。熱氣已成。吾身之一統。然則謂之傳足不傳手。傷足不傷手而可乎。抑又有別足保命之人。則其身當無足六經而患風寒乎。靈素作俑。惑世誣民。後來諸家。局於見聞。而不過持循講習於此耳。惜哉。戴思恭趙繼宗等一二人。僅有所疑。而終莫爲之平反也。予亦以其所久慣呼難猝勇革務爲風寒類證之暗號也。已有年矣。然張機猶似詭遇獲會者焉。况後世承其口氣從事于此。而絕無六經傳變之可言。則其法不正。其治多誤耳。故予今不敢爲牛後。姑設淺深閉脫四證。豈好辨哉。予不得已也。蓋倡明此道。實乏其人。卽吾黨分處諸侯之國。亦不免調高寡和。反爲俗人所嘲焉。若以好辨之嫌。而遂輟不言。則因循苟且。必不能自拔而日新也。彌以振起家言。君子其或不罪乎。

傷風大意

風寒之傷人也。背腹手足。必無定規。而華佗獨立風寒漸入之說者。此爲稍近理。是故病證未見有單經挨次相傳者。而況於李東垣王海藏所謂

傳本巡越得度首尾等例乎。劉草窗則謂傳足不傳手。陶節菴則謂傷足

不傷手。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。而殊不知人身本是一經絡也。

又吳綬所謂陽邪傳

陰邪傳。及虞博引至人傳云。傳經專經即病鬱病等各目。亦皆可謂鑒且博理矣。

夫人行住坐臥之間。若正氣邪氣卒然一丘

湊。直有正氣之所纔蹶。則邪氣乘之。排衝散漫。以見緩急輕重之候矣。蓋

傷風者。須要明辨三證。精察療體焉。一曰經證。此乃邪氣初入之門。分而

言之。則有淺深二證也。其淺證古謂之太陽病。

又與通體
太陽不同

非也。此邪氣襲擊

表氣而裏氣將憤激之時。必見惡寒無汗頭痛脊強等候。宜用峻發之劑。

卽桂枝湯麻黃湯之類是也。其深證古謂之少陽病。或半表半裏。非也。此

邪氣滾動表氣而裏氣已鬱蒸之時。必見寒熱嘔吐耳聾脇痛等候。宜用

和解之劑。卽青龍湯茈胡湯之類是也。二曰閉證。古謂之陽明病。或胃家

實。一曰脾約非也。此本元氣有餘之證。而熱勢燔亂表氣逆聚裏氣則腸胃

中之燥結者。必見怕熱煩渴譏語發狂尿赤屎軟等候。宜投湯藥早以疏

寃。元氣之將閉者。必如亢旱之燒空也。時亦

甘雨沛然一下。則謁水之民解悶開顏。忽至嘉潤再起枯苗矣。三曰脫證。

古謂之太陰病。少陰病。厥陰病。一曰傳經陰證。或曰直中陰證。非也。此本元氣不足之證。

而熱勢減陷表氣攻奪裏氣。則腸胃中之疲乏者。必見目昏面燥舌卷囊縮厥冷自利等候。宜投湯藥早以充張。元氣之將脫者。卽理中湯四逆湯

之類是也。譬如勁兵之破壘也。時亦救將憫然一走。則罷散之卒崛起潰圍。忽至凱旋。再得糧道矣。然脫證多是不治。而其閉證間有可治者焉。意其人之爲體也。一箇殼子。包著府藏。若從殼子上論之。則頭面手足腹背以至耳目鼻口皮肉筋骨。皆是屬表。而從近殼子處論。則咽喉及膀胱腸中亦出表之路也。其直稱裏者。五藏精神所居。乃去殼子俱遠。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。故經證輕者。爲表之表。必有憎風嘔噦面色光浮聲重鼻塞時流清涕者。俗呼謂之冒風。又云 感冒 卽傷風中之至淺者也。經證重者。兼裏之表。多見欬痰嘔吐飲食難進。自利秘結小水赤澁等一二證。此不可妄謂邪氣入裏也。又閉證者。裏之表面。熱之猛勢。多是吐下通劑之可治者也。又脫證者。邪氣在內。深窺奧室。腸胃亦虛。難吐難下。絕無邪氣可驅之去路。則難治之證。自可知也。喻昌一人已論。此理頗近。予之所嘗憶矣。然則風寒最宜臨輕早治。若非但諱病失宜。反有賴藥侵風。以得再感者也。

如夫近世之人。不問長幼男女。固有癥癥爲之加工何也。府藏之間。各有脂膜絡繹接遞。而元氣血液。融活透徹者。此其人身內景之常資也。若脂膜中間。一生空氣聚散來去。如雲如風。或宿上則爲噫。嵌下則爲屁。全非腹裏固有之物。潛消默化。不復存跡。有時怒張走痛無常。就其形樣稱疝稱痞。及瘕痃別名。而實一物也。又脂膜之外。瘀汁壅濁。日凝月積。成癥成

癰隨其隙地。形樣不一。城狐社鼠。不可妄攻。皆是腹內禍胎之著且大者也。當時府藏無恙。反被元氣過化。畏縮逋竄。無復出頭。既而邪氣中經。腹氣多易震駁。疝癥乘勢左右上下。支撑壓盪。敝障氣隧。是以經證。或有似閉證者。或有似脫證者。或脫證有似閉證者。或閉證有似脫證者。後人於此等處。漫不加察。治方一差。暗伏危機。邪氣縱使僥倖退舍。在苒時月。遺熱損體。漸成壞證。夫壞證者。多據醫藥誤治。是王綸所謂傷藥之類也。和以壞病。別爲一證。用半肉湯。誤矣。戴思恭謂壞傷寒。亦名義不確。

狂韓

氣精血失所憑持。肉削骨立。惡寒晡熱。自汗盜汗。吐痰咯血。有釀成勞瘵者。豈可不慎嘆哉。故有疝癥蟲牙瘀血徽毒之人。其勢內外環攻夾擊。此非傷風本來之病。則表裏上下。俱見異狀。名謂之黨證。亦可。又有兼痼證。哮證。及滯食宿酒者。朱震亨云。雜合邪。戴思恭云。灰食傷寒。皆此之類也。當由病家傍人。詳問有他所害來路也否乎。然後鍼灸藥石。權以裁之。則自無一定不變之弊也。若欲從張機求如式見證。雖歷數十人之多。而恐首尾內外不相合焉。殊不知望聞問切。及腹背看法。一槩施治。以托外邪。實博者之孤注耳。斯亦危矣。今之患傷風者。多係七分內傷。三分外感。是卽內勢已成之後。微邪扇動。早以啓行者也。故初病脈細數。或腹皮急陷。中央如弦。或腹皮虛鬆。臍下無力。或手顫神倦。畏寒喜暗。或面唇青白。閉目懶言。皆是耽酒好內。元氣虛